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三

宋 彭百川 撰

元祐黨事始末上

哲宗即位司馬温國公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之曰舊臣如章惇吕惠卿等輩皆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

光叅用熙寧舊臣共變其法以絶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十月同知樞密使安燾乞補外郡不許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於八月九日嘗言神宗皇帝顧命大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璪等二人而罷璪以安天下留安燾清臣以全國體後蒙聖恩因璪有請進其官職使之外補今聞燾亦復上章臣深慮人情不察以謂先帝棄天下方逾年而受遺之臣一旦盡去轉相議論無所不及其於盛德之治不為無損伏望聖明再思顧慮無聽燾之

去十一月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力辭新命也先是鎮會葬永裕陵下蔡京謂鎮曰朝廷將起公矣鎮變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而為利乎及降詔令赴闕鎮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勞鎮卒辭之朝廷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作書問其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十二月左司諫朱光

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有涉諷議朝廷願正考官之
罪又言蘇軾嘗罵司馬光及程頤軾聞而自辨曰臣切
聞諫官言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
臣退伏思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
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
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
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伯温之詞末
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

臣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髪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鑠詔追回放罪指揮或言朝廷謂光庭言非是將逐去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嵓叟遂恐逐光庭則所損益大乃各上疏論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之間猶未顯言其有譏諷意也疏入不報侍御史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葢設此問以觀其合非謂仁宗不如漢文帝神宗不如漢宣帝也朱光庭指以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頤

朱光庭有親而蘇軾常戲薄程頤所以光庭為程頤報宽而屢攻蘇軾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而蘇軾未為得也且軾謂王㝵為不知人戲程頤為不慎言舉此二者而罪之則當也指其策問為譏議二聖欲深中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過矣況御史上官均近嘗論奏為政之道有寛猛兩端大槩與蘇軾策題同意陛下謂其言可取着為法令頒示天下上官均之奏蘇軾之策題二人之言皆是講明治道一則順以為成法一則指以

為罪何輕重取舍之異哉此士大夫之意不能無惑也
臣與蘇軾皆蜀人而不避鄉曲之嫌極論本末旣備位
臺職而輙糾諫官之失當二罪皆不勝誅然喋喋不敢
自黙者非獨為一蘇軾蓋為朝廷救朋黨之弊也又言
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
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
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
已賀赦了卻當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戲程曰此乃

狂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寃之端葢自此始軾非無過也

元祐二年正月傅堯俞王巖叟相繼上疏論蘇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間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報是日二人又上疏論之甲子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日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名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庚午翰林學士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

問為臺諫所言臣所不敢深辨葢以自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獨非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自知無罪可謝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德音一出天下誦之史冊書之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嘆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所死然臣撰策問似實有罪若不實言是欺陛下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精明庶政督

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臣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二聖臨御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寛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

勝言者臣竊憂之故輒用意撰上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願因臣此言儆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辛未傳堯俞王嵓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堯俞既讀劄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王嵓叟因於袖取軾所撰策

題就簾前指陳未終簾中忽厲聲曰更不須看文字也傅堯俞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今待軾如此軾驕將何以使之曰使總由臺諫官喦叟曰若臺諫所言陛下能盡聽納自足以成陛下之美也臺諫何與焉堯俞與喦叟家居待罪伏俟譴斥甲戌三省進呈傅堯俞王喦叟論蘇軾劄子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軾非者太皇太后不聽因曰軾與堯俞喦叟光庭皆逐執事者爭以為不可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

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劄與學士院令知蘇軾王嵓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亦言蘇軾止是臨文偶失思慮本非有罪而言者未已蓋此事或聞因小有言致交相攻訐流弊漸大望聖慈深察向來宣諭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諫官蓋為輔朝廷闕失及奸臣害政令人臣小過本無邪心諫官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

官爾等當共成朝廷之美則必不敢更有他說是日御史孫升奏言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嵒叟因奏論放罪指揮而陛下疑以為黨附諫官而蘇軾為無過堯俞嵒叟居家待罪而元老大臣魯無骨鯁之論以別是非而立降劄子令供職二人去就是係國體苟放罪指揮留而未下則二人者何顏以出而朝廷之體何從而正臣於此時豈可默默坐視以負陛下耳目紀綱之寄乎伏望聖慈詳漢文漢宣彼此輕重之詞察堯舜成湯宥過

改過之德早出先降放罪指揮以全君臣之美以正朝廷之體則天下幸甚六月甲申承議郎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歸於是而已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河東提刑商英先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寢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移書蘇軾欲作言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悦故出之先是御史杜純賈易在司諫緣張舜民事劾呂陶上官均陶亦請外補上疏論朋黨

曰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闢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功業隆而名聲著者其術無他在乎絶朋黨之患而已人君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於不能去朋黨臣起自疎遠無左右之助陛下擢於衆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慨自任恨無以報萬一然臣以謂諫官御史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紀綱遠比周然後為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䘏已牴牾同列亦既多矣違戾權貴亦已甚矣頃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故就别殿說書臣

以為禮貴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僭每生厲階乃封章論其不可奏方上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頤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於頤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執事耳非欲沮頤以伸己也同舍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讐陰懷睚眦伺隙求報未幾張舜民罷臺職諫官紛然共議營求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暗始欲救之遂諾長貳以為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强臣臣乃謀論舜民之言不可

從舜民之罷不當救面從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名起三省宣諭其人各以為恥懐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逐遂形惡奏上凂聖聰仰賴陛下睿明天縱照見邪隱朋黨不攻自破孤臣獲全今韓維之客程頤之黨猶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隱而不辨而去哉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為程頤報怨也其一則

杜純以此悅韓維也韓縝誤神宗之政事韓宗師忝秘

閣之除命韓宗儒穢惡之迹郭茂恂贓貪之罪臣累

嘗彈劾則維之恨臣亦深也彼杜純者與韓氏為婚姻則

純之言臣以為悅韓維迹狀亦明矣至於賈易為程頤

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辭以罪臣

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

是不許臣深思而欲臣茍合也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

力救之為薄於道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因有取舍不

可執一而言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源未絶必欲臣廢逐而後止臣深痛朋黨之弊至於斯也伏望陛下哀憐矜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之議煩惑天聽臣不勝幸甚又言杜純至臺以來朝廷送刑名公事付臺定奪純獨持深議意務在殺與胡宗愈等各論奏近臣阿附之事是也此亦可見其附韓維也賈易旣與臣欲牽孔文仲上殿論奏文仲拒之程頤不與文仲往還忽謟文仲盛陳賈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誘文仲令欲言之文仲

深不平其說此朋黨可見矣又言新除臺官趙挺之乃邪怨妻兄從事程頤因純薦為御史以純與頤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言呂陶及是陶與均罷言職陶補外而均內徙文仲呂陶言程頤事（見伊川門）六月右司諫賈易知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建言曰云云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

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太皇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則易命不行爭久之止罷諫職退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此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於是呂大防王存劉摯私相顧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二年九月庚寅侍御史王覿奏言蘇軾程頤向緣小忿侵結仇怨於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為之更

相詆訐以求勝勢若决不兩立及至臺諫官一年之内章䟽紛紛多緣頤軾之故也前日頤敗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經筵而又適當執政大臣有闕士大夫豈得不憂雖臣亦為朝廷憂也軾自立朝以來咎愆不少然軾之文采後進少及陛下若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軾不遽及於大悔吝又言飛語有十鬼十物八奸之説大槩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説餘皆端良之士伏望出中詔榜朝堂示

大夫不聽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罷諫職翰林學士蘇軾中書舍人蘇轍皆乞外補不許於是轍言易謝表自謂以忠直獲罪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黨而害正臣非臺諫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諫官今出守郡不當風聞言

事其言臣以密告人伏乞朝廷取問狀實如所言有實臣甘伏條典於是御史交章論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為諫官而易諂事程頤默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駈家奴頤於人物少有愛憎易所抗章為毀譽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伏望早賜指揮降黜以懲朋黨之風詔賈易已罷言職不合於謝上表内指名論事故有是責左丞劉摯言知陳州傳堯俞知齊州 王嵓叟知潞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

擢分任言責志業未伸妖謗橫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

云云臣願聖慈特賜睿斷名此數十忠正之臣入備任

使以慰公議以消奸黨幸甚左司員外郎朱光庭為太

常少卿光庭舊傳云遷太常少卿左正言丁隲論光庭

昔為小官曲奉權要推行法令今又劇殘苛虐黨附程

頤傾敗善類奉使河北要求名譽並邊州郡儲蓄一空

言雖不行士論快之十一月右僕射呂公著中書侍郎

呂大防尚書右丞劉摯右丞王存言孔文仲論朱光庭

不當竟寢文仲奏光庭仍就職監察御史趙挺之奏蘇軾專務引納輕薄虛誕無知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加力論薦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自代乃薦黃庭堅二人輕薄無行少有人比王鞏雖已斥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軾學術全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横揣摩之説近試學士院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此數人者忠臣烈士之所諱忌而未嘗道今二聖在上軾代王言

專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國遲速之術此何義也考其設心罪不可赦使軾得志將無所不至矣三年正月侍御史王覿奏蘇軾去冬學士院館職策題自謂借漢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國之難易縉紳見之莫不驚駭為輕薄貪好利權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務戰國縱横捭闔之術非偶然過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氣或未欲深罪軾即宜與一郡稍

為輕浮躁競之戒歐陽棐除著作佐郎實録檢討院官言爭論不當以棐為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右正言劉安世言棐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謀號為死黨伏望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禍安世又言乞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詔著作郎黄庭堅依舊著作佐郎以御史趙挺之論其操行邪穢故有是命右正言劉安世言黄庭堅如趙挺之所言則虧損名教豈可尚居

華貫若或無有不加考實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沈廢伏望聖慈以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右諫議王覿闕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轍孔仲文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已者深結同於已者操心頗僻豈可以為執政内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呂大防范純仁等商量云内降指揮未敢行下呂公著呂大防等再論列太皇太后厲

聲曰若有以門下侍郎為奸甘受之否純仁等又退而止疏所許有王覿先降貶責文字臣未敢簽書更乞聖心熟慮因錄進歐陽修朋黨論中書舍人曾肇亦言覿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為輕重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伸在此一舉所有王覿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制詞未敢修撰庚午承議郎右諫議大夫王覿直龍圖閣知潤州尚書右丞胡宗愈乞罷政改除門慢差遣詔答曰朕開獎言路通下情雖許風聞尤當核實豈以無

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御衆以寛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卿言卿亦何嫌而辭位祇服乃事毋自為疑蘇軾之詞也御史趙挺之奏願追改責覿之命楊康國言去年逐張舜民今又罷王覿皆緣論及執政而歳逐諫官望追寢罷覿之命八月劉安世又言宜罷歐陽棐職方員外郎之命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十月劉安世又論胡宗愈不當進用十二事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上疏乞郡畧云諫官於意外

巧搆曲成以積臣罪使臣撓折於十夫之手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俱曉此意臣不早去必至傾危伏望聖慈念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劉安世又再上章論胡宗愈云階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隳廢祖宗之法陰結惇確之奸儌幸異日顯主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又言臣何獨自若力詆大奸上瀆聖聽下犯邪黨蓋臣內顧朽薄了無他長報

國之心惟知直道鄆州州學教授周種上書乞用王安石配享劉安世論列翰林蘇軾自劾按舉種竟罷歸軾又言臣覩明聖嗣位以求斥逐小人如吕惠卿蔡確張誠吴居厚崔合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寒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兵連禍結或漁利推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為奸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閒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

其私恩冀其得用朝廷近日稍寛此等如李憲乞於近
地居住王安禮抗拒蔡確乞放還其地皆即聽許崔舍
符王孝先之流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竊見
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
首領以為至幸豈可以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
復用哉今既稍寛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
確之流必有時而復青苗市易諸法必有時為復今周
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葢有以啟之矣臣數月以來竊

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寛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罪不可輕恕縱朝廷念臣本無邪心止是暗謬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閏十二月右正言劉安世論章惇强市民産致朱迎等經户部赴訴伏望選差臺臣致獄推劾四年三月戊寅劉安世言自去年四月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奸邪

朋黨不可大任自後凡十九次上疏條陳未蒙施行次

日胡宗愈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

書曰恭惟先皇帝以聰明睿智承累世丕平之業思欲

力致天下復見三代之盛以漢唐為不足道當時之議

以謂非國富則無以為也是王者論治之偉論也當時

輔臣如王安石呂惠卿輩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奮

其私意施為乖謬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國也則助役

青苗變而為聚斂之法其强兵也則保甲保馬流而為

殘擾之政其用人也則進便給輕捷之子以為適時退老成崇厚之人以為無用於是四海興議先帝頗知其事故罷退安石等不用繼而王珪蔡確之徒尤不能將順主意踵事增惡而先帝知政事之未便於民者方將改作遽棄天下忠臣義士至今長為先帝惜之者此也及皇帝陛下紹膺大歷太皇太后陛下同覽萬幾臨統以來法度之久難行者終罷之大臣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意傳之無窮可謂備矣然

前者二三大臣之朋黨皆失意怏怏自相納結睥睨正人腹誹新政令布列內外縉紳之間在職之吏不與王安石呂惠卿則與蔡確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寢食寒心獨為朝廷憂也臣嘗深計其術矣不免日夜窺伺間隙異日可以進說則造眩惑之謀又飾奸言以感激聖意搖動政事而已所進之說臣竊料之其大者必為離間之詐此最易入易聽禍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漸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說一曰先朝造法為治皇帝

陛下以子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棄於外此二說者人情言之則淺近而易聽自義理考之則無所取也是讒間之說伏望皇帝深鑒古事體漢昭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異論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無疑於心無怠於聽庶以永承祖宗之業天下幸甚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也右正言劉安世四具狀論王子韶差除不當安世又言御

史李常感陶七事云風憲之地乃有常等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寖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居要津則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羣小之手可不痛哉李常罷斥知鄧州坐不言蔡確也舍人彭汝礪依前朝奉郎知滁州坐營蔡確并不草感陶責辭此兩端在蔡確門四年六月諫議大夫范祖禹言梁燾確惇之黨三不可相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范純仁主張蔡確為黨惡不可復留相位五年三月知亳州鄧溫伯為翰林學士

承旨中書舍人王嵓叟封還詞頭言温伯傳會元豐草
王珪蔡確制詞也畜奸意伏乞收還新命别擇賢才夏
四月鄧温伯兼侍讀提舉醴泉觀温伯告命既出言者
論駁不已故有是詔王嵓叟又封還詞頭奏温伯奸邪
事迹猥多不能徧舉舉陛下所親見者一事以為明驗
垂簾之初詔求直言欲以知天下之事温伯草詔陰合
奸臣之意陽合陛下之旨名為求言之詔實乃禁言之
書使天下無一人敢應詔者迨司馬光具以此意陳於

陛下別作詔文天下之情使得上達奸邪如此豈可令
侍言帝幄預親近之列乎詔以溫伯知南京既而復初
命御史梁燾再上章言呂大防又言朋黨起而國政傾
蒙蔽作而主聽壅强悍容而君道失此三者有天下之
大患乞留宸慮蘇轍為御史中丞言臣聞有官守者不
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
臺諫官而言聽則居職不然則黜罷理所必致前後悉
然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

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言既不究而言者亦並進職不辨是非一皆進擢朝廷負譁言便私之毁臣下被訾簡懐利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臣今待罪執法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各一有不當亦乞明加黜責以懲妄言侍御史賈易言昔在諫垣論列呂陶因及蘇軾令轍為御史中丞臣為屬官理合迴避詔易為禮部員外郎侍御史孫升言易公忠直諒正色敢言論列鄧温伯事朱光庭等皆遷美職易獨何罪下

遷公議莫不惜直臣之去歎宰執高下其手也御史中
丞蘇轍言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更改弊事屏逐羣枉
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
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邪姦失職居外日夜窺
伺便利求復進職不免百端遊說動揺貴近臣愚竊深
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雜進於朝以示
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致交争薰蕕共器
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

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
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
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時呂大防劉摯
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頗
惑之故轍言退復上䟽曰臣自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
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悉不
以臣言為非然天威咫尺言辭遽迫有所未盡退伏思
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朝廷所

以安危也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進豈徒然而已哉必將殘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怨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先帝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

下誠以反覆異同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不仁之人知自遠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宰相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言始衰轍復上疏曰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主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

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紀綱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益不足慮矣又云如臣等輩猶知其非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政之失有以藉口者乎伏乞宣諭執事政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民心既得則

異議自消八月劉摯為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僕射呂大防議不合已而摯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譴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構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大防曰行有請矣是日奏事畢摯少留奏曰

臣久處近列罷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退連上章出在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名入對太皇太后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之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秋給事中朱光庭御史楊康國言王鞏新除不當詔別與差遣中丞蘇轍論王鞏熙寧初拒安石而不從其用司馬光當國而喜其賢而薦

為宗正寺丞愛憎之言未可偏信初除劉安世中書舍人不受再上章乞宫觀詔從新所請與梁燾朱光庭同皆以鄧温伯乞外任也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三上章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三上章監察御史徐君平一上章皆論列右丞許將因進擬管軍臣僚議論反覆意在傾奪前後章疏乞付外施行十二月蘇轍又言奏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反覆乞罷臺職以肅奸宄許將既以言官罷上官均又言轍等合為朋黨動搖聖意以疑似不明

事遂執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罷言職於是責知
廣德軍蘇轍言杜常曾注解呂惠卿千實不字意求媚
悅不學無術邪諂好利太常之職乞賜追奪又再上章
言王子韶之佞不可用六年春杭州蘇軾為吏部尚書
二月除承旨弟轍為右丞朱光庭為給事中中丞蘇轍
言光庭誣楊畏秦覯乞追寢成命劉安世為中書舍人
後七日改樞密都承旨豐稷權起居舍人將以次補中
丞蘇轍言稷撰詞弄刺乞降受閒慢差遣從之右正言

劉唐老左司諫楊康國言王安禮贓污詔落安禮殿學

仍知舒州左司諫楊康國言蘇轍不可為執政者六事

封還尚書右丞畫黄後三月初二日押入視事尚書鄧

温伯卧疾五辭新命也乞補外詔不允王嵓叟勸劉摯

可因其請黜之又移書督大防傅堯俞等摯答曰敢不

以身任之不果呂大防鄧温伯給事中朱光庭言劉定奸惡不

可預監司之選黄庭堅為中書舍人韓川言庭堅素無

士行詔庭堅仍著作郎癸丑宰相求助臺官楊畏見官制門六

月賈易六狀攻呂陶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上疏言臣聞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説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又論賈易黨程頤而與之報怨不久必須言臣并及轍朝廷無由安靜伏乞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終始之恩八月賈易言蘇轍大謬不應格仁宗顧直極諫之名容其濫進任司諫時妄言浚治壕城發掘骸骨事任中書日與呂陶謀為排陷正直之

計用巧得為御史中丞助蜀黨與趙高與陜西地界逐
許將而竊其位軾則幸先帝厭代有歸來聞好語之詩
策題譏毀言者吕大防之制有民亦勞止之辭比治世
於周厲妄以免役為便民而欲行決配税户頋章兄弟
之無罪張大浙西災傷建言興修水利皆為虚妄浚治
西湖築長堤於湖以事遊觀伏望特行斥免辛卯執政
於簾前進呈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原疏進
入退復具奏乃詔與易外任後二日知青州趙君錫為

貫易刼持言蘇軾題詩欣幸先帝上仙軾因上疏下題
詩日月云君錫公然欺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
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後君錫亦以
此罷中丞先是右正言姚勔言君錫取舍反覆鄭雍亦
言君錫在臺中惟持兩可太皇太后亦言君錫全無執
守乃詔復為吏部侍郎尋乞外郡詔為天章閣待詔制
知鄭州秦觀罷秘書正字以賈易言觀過失觀自請也
閏八月甲子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李清臣

為吏部尚書王嵓叟以非密院所預然必有議論摯曰
執政為尚書有何議論曰執政為尚書固不過但恐公
取不肯放入耳既而奏可嵓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大
防亦自以為然録黄過門下省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進
呈凡九祖禹執奏如初及大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
人皆資淺未可用須至用前執政上有器勉從之之意轍
遂言除李清臣給諫紛然未已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
皇太后曰奈闕官何轍曰用此二人與用鄧温伯無異

三人非有大德俱與珪確並進與今日聖政不合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朝廷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鬧矣太皇太后曰不如且靜遂卷除自持下范祖禹言清臣應制科目對策依阿大臣不言時政之失韓琦沒先帝褒文彥博建儲之議同附彥博而抑韓琦韓絳以慶州兵叛貶鄧州清臣為屬官賫宣撫文字赴闕規自全而毀絳三短以明

已不與李璋指使張吉夫辭市易司之奏葢以李璋方在責降一旦捨去義所不安先帝嘆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清臣遠矣先帝簿之如此元豐中奉使北邊以物帛百千遺中書承受内降吏人吕隨為翰林以賄賂陰結堂吏名而用之則天下必曰佞人入朝矣兩奏封還除命右正言姚勔亦言清臣阿附時相無大臣節命卒罷十月中丞鄭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僕射劉摯及右丞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

問善惡闕

又具摯黨人名姓三十人王嵒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伸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槪楊國寶杜純唐適孫諤朱京馬輔傅遠慶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右正言姚勔入奏曰摯朋黨不公虞策言摯親戚趙仁恕王鞏犯法施行不當甲戌摯轍以王鞏坐罪皆自劾是日二人伏宣和入對對已押赴都堂戊寅簽書樞密院王嵒叟奏劉摯蘇轍不當罷逐況言

者别有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膽事陛下之日久者為信耶足一踐言路未得其腹心為信耶安知其間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奸為地者陛下何不稍緩其事誠加考察將必有所見知臣言之不妄奏入不報太皇太后獨遣中使賜蘇轍詔諭令早入省供職轍再奏乞外任劉摯言臣再具劄子陳乞外任伏望聖慈復降中使賜詔不允者恩遇未替豈勝犬馬感報之情重念臣居位歲久畧無勞能心實自知果招彈劾雖在告陳罪

狀仰蒙聖明洞賜察照大防既致人言已為累國有又安然不去臣實何施面目所以不敢上希睿覽遲遲於進退之際取輕於天下也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察臣孤危早賜開允除臣一外任差遣上以明朝廷之大公下以全臣子之名節等已上論呂大防曰論劉摯已十八章初不因王鞏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東延接章惇子為他日計此何也特與少禮令去太皇太后曰蘇轍止薦王鞏無他事初邢恕赴貶過京摯答恕

東未云為國自愛以俟休復持東者明監東排岸官茹東濟怨舟安在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弗得取摯簡錄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劾摯得東大喜乃觧釋東語以休復為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怨俟太皇太后他日復辟也又言摯館章惇之子故太皇太后怒面責摯曰公當一心朝廷若章惇之以一僕射與之未必喜也摯皇恐不能對壬午摯上奏乞外任奏入不報癸未樞密院奏事已丑呂大防言昨有短奏具陳不知曾經聖覽否

臣區區不為一劉摯蘇轍為陛下惜腹心之人難得去了一箇無一箇也宣諭曰垂簾之初劉摯排斥奸邪殊有功朕極重之乃聞與邢恕柬延接章惇子弟面詰之果如此朝廷責人却潛通消息嵓叟曰章惇使劉摯分付宰相亦牢籠不得又宣諭曰朕亦不深罪為垂簾初有功但此事不當作爾嵓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開楊畏乃惠卿面上人知彼用意安在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奸邪開道路耳甲申嵓叟又言劉摯真

陛下腹心之人也今大奸未死人心危疑朝廷之上與之為敵摯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將疎棄天下之心不知妄意陛下之口有所變易謂反與大奸邪報仇前日陛下用摯作宰相奸黨自然消伏今得罪累日羣邪相顧已復增氣蘇轍之進與摯大約相類皆衆人之所係望而奸黨日所忌嫉者顧其去就豈不重哉夫奸謀難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動急為傾擠陛下於此不可不察竊聞御史楊畏乃惠卿門人又受張璪知

遇最深舒亶作中丞舉為臺官再除御史公議沸騰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憤疾正人常有報復之意後又因趙君錫無所執持為人所使便再三薦除此職諫官虞策亦是張璪面上相知之人常受璪之力為論薦陛下誠將此本末考究還可保其無他意否時巳有詔鎖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嵓叟未知也十一月戊子劉摯罷相麻制過門下給事中朱光庭封還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指臣為朋黨并被逐不辭故光庭

與摯俱罷闕

御史安鼎知絳州從其請也劾蘇轍不當故出十二月翰林學士梁燾言今日為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略云李德裕嘗為武宗言曰陛下辨邪正專委任守之以定則朝廷必理此真宰相之言也蓋意不定則奸邪得以乘隙而進惑亂聰明也一移其意則憂患從而起尚何致治之望乎聖心從來知其為正人者固不多也願記其盡心宣力終始保全勿使小動搖也如有離間毀謗搆陷之言此是動搖之計願陛下自

信素知之心守之以定保辨奸邪之説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貼黄又云欲舉羣臣之二三莫若言路用純一之臣願陛下用素所知之正人常在言職風采凜凜為中外所敬憚者處以言官之長其心一忠於兩宫其言大公於朝廷使四方仰之國勢增重奸邪小人望風自然消退大臣小臣肅然守正莫不純一無煩聖慮矣惟陛下早定聖斷意在必行

可救今日之弊七年春丁未劉摯改知大名府中丞鄭雍御史楊畏殿中侍御史吳立禮俱有言除知鄭州諫官論程頤見伊川門王嵓叟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以侍御史楊畏言嵓叟天資至險强愎狥情父子預政貨賂公行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嵓叟廢法狥私强狠自用父肖龍子横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嵓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八年二月己巳天章閣待制林希除禮部侍郎御史來之卲言希行誼浮薄不可處之侍從三月蘇頌

罷相以臺章論頌稽留制書黄慶基又言范百禄與頌同係中書商議除授不當自合均任其責因言百禄四罪百禄亦乞罷免詔不允已巳黄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黨與皆其顯然事迹昨罷劉摯王嵒叟朱光庭孫升韓川王觌而後其黨始衰然而洛黨雖衰川黨復𡻕百禄之親戚朋友近逺皆在權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免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有所憚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禄

奏蒙賜詔書依舊供職國法有常人言可畏雖惡之明不惑而愚臣之分難安伏望聖慈亟加必罰以杜小人之禍以警在位之臣詔以百禄為太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門下侍郎蘇轍奏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大盛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蒙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以臣言為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竊詳敦逸所言謂馮如晦事乃其前狀所言之一則其餘事

不可不辨遂乞一一付外施行復蒙再三宣諭謂其他別無實事惟聖恩深厚知臣愚拙曲加庇護仰涵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備執政知人言臣過失而默然不辨實難安職陛下愛臣之深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竊有所未喻也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失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畧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如不蒙開允非所以爲愛臣也所有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外施行敦逸又言川人太

盛蘇轍范百禄各有奏舉主張差除之人惟蘇軾為多
高麗罪書得旨而後蘇軾見拒而罷黄河牐堰之事陛
下巳降之命蘇軾拒而罷竊惟蘇頌范百禄以稽留制
書朝廷亦巳施行若軾與轍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
又非違君命語其情犯非頌百禄之比釋而不治命令
輕矣乙亥蘇轍又言董敦逸誣罔伏望早賜施行辛卯
敦逸與黄慶基皆罷坐言蘇軾轍不當也五月壬辰董
敦逸四狀言蘇轍慶基三狀言軾吕大防奏敦逸所言

三省皆以為非轍之罪慶基言軾曰軾昨知潁州日違
法令都監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罰及失入
丁真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州司按法取勘子聚官吏
軾已移揚州又入為兵部尚書矣乃敢越驀申陳致朝
廷狥其所請將監月按法公事指揮不得助勘致令遷
延該赦考軾之意特欲姑息小人葢庇觜吏以沮壞法
令而已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顔益受納官不肯領絹
率衆人論訴非有大過也軾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常

自劾蒙朝廷赦軾罪而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葢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以薦揚違忤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薦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序遂差知通判軍前者除張耒為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為著作佐郎軾力為援引遂至於此至如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猥薄昨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為校對黄本書籍是以為

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惟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
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故事且屢嘗賜書
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批進禮部全
吏人上簿固非重責也軾乃盖庇吏人力陳强辨期必
勝而後止軾在先朝至為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
跡具存衆皆以為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上從輕典
送黄州安置軾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懷怨望二聖陛
下臨御之初以軾為中書舍人越因制誥公然指斥先

帝時事畧無忌憚將欲刺譏先帝以攄平昔之憤爾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有勞來安集之語是以厲王之亂議先帝也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誥有盜賊多有是以武帝之暴議先帝也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阨窮而不閔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得罪於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有盡言乎至於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

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以顯揚先帝之鴻業休德豈欲報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除河北運使誥云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臣去薄從忠務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是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以為黜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誥云苟有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聖神英睿冠絶百王如此而乃肯從蠹國害民之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

陛下試取而觀之益有聲說述不盡者臣請以常人論之對人之子罵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代王言而實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縣李去盈强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令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於正朝廷正朝廷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聽睿足以獨斷者未有不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禮部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為矣竊見

門下侍郎蘇轍懐邪狥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為肘腋以紊亂朝政軾則外許人差遣而公薦之轍則内為之應而引用之按軾與吕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為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館伴髙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已也遂公奏於朝力加排詆意欲軒補外乃遷陶為中書舍人軾知穎州日趙令時為本州僉判軾與之往還甚密軾乃公薦於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時差遣肆其欺

罔之罪大國子司業趙挺之為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捃摭太學中意欲沮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軾見議除挺之為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未敢進呈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史才稱也軾既援引轍遂除為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為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不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絶間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勑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

動也趙髙師鄘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
大臣是時轍為中丞得其書即為論列頼諫官劉唐老
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
叶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日多不能合甚者幾
於紛更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
爾軾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為必不疑也是以
敢交結黨與而無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大用以為
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

倡和合為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真以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司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為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絶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為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誥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

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為一失控御何所不至
於是大防轍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
涉譏毁先帝其間陸師閔誥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
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强兵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
将順太過故事成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
所欲隨事救改盖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
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
獄章帝改之以寛厚故當時天下多悦服未有以為毁

謗先帝者也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宫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毁謗先朝者也近日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排擊多以毁謗先朝為辭非惟中傷士人兼欲揺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轍又奏兄軾吕惠卿誥非譏毁先帝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爾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

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吕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甞曰兩府大臣畧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是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察照此事於是得旨㪅逐慶基並為知軍差遣二人既責蘇軾以劄子自辨曰臣自小年從事以來以剛偏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光庭挺之

賈易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其間有闗臣子之大節不可不辨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黜大奸數人所行誥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内呂惠卿自前執政責受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誥詞内分别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奸而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

於先朝其畧曰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慶陳罔上之言既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仁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言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指以為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語詞皆是

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之四字乃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便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開於朱光庭感於趙挺之極於賈易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其害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又慶基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而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有主名可以覆驗所謂

侵漁怨讟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為謗訕乎又慶
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蒙尚書省勘會然所用
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强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
任内公使庫所少負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又慶基所言臣强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
縣方與斷還此事元係臣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
戚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土後來姓曹人却來
臣處昏賴爭奪臣即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

勘乃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

招服非理昏賴依法决配其依舊合是臣為主牒照會

臣愍見小人無知意在得財臣既備侍從不欲與之計

較曲直故於招報斷遣之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抽贖

仍亦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路斷

還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驗

又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丁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

定奪不是失入却提刑蔣之奇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

部臣竊料慶基所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奸妄黜罷其人臣不當一一辨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為重須至上煩天聽也太皇太后令轍諭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掊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智短數竒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

寡好善愛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特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六月己未遣勾御藥院李倬齎詔賜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潁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先是侍御史楊畏言外議以蘇頌初罷恐必用

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二人而已一則天資褊狹非有疎通濟務之才且狥已强愎未必無懷恩報怨之意一則品業節操材望之類一切未見可取只緣聯姻戚而處本兵中外已籍籍不平況宰相任乎右丞鄭雍同知樞密韓忠彦於是閑將以純仁為右僕射畏又言治天下者賞罰號令而宰相佐人君出賞罰號令以示至公也純仁去歲帥太原府令邊無狀上下失備而賊乘之犯麟州蹂踐萬里死者數萬人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

而陛下遽命以為相是賞罰不正而功罪未判以為功則罪籍未除以為罪則未應除名況為相哉陛下命相而賞罰未明何以昭示天下哉自是七疏不報監察御史來之邵言純仁師事程頤闇狠不才於國無補及純仁至畏又言純仁自穎昌被召未入見而張盖過內門為不恭太后皆不聽或曰畏與軾俱蜀人前擊劉摯蘇頌皆陰為轍地太皇太后覺畏之意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蘇軾乞越州除知定州上言

天下治亂係於下情通塞聽政之始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呂陶論元豐小人見宣仁門范祖禹奏章惇不可用見輔導哲宗門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謝錫位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四

宋 彭百川 撰

元祐黨事本末下

元祐八年十一月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用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謂純仁曰豈以畏嘗言公邪蘇軾時在旁因誦

畏彈文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預聞遂固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竟不復爭畏尋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名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名用者朕皆不能盡知其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名章惇為宰相上皆嘉納焉十二月己未權給事中吳安

詩言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差遣依舊所有錄黃未敢書
讀行下詔依前降指揮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戸部尚書李清臣守尚書侍郎兵
部尚書鄧温伯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伯温和之
乙亥呂大防知潁昌府后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位宰
相踰六年羣怨交歸及宣仁聖烈后祔廟御史來之卲
乞先逐大防以破大朋黨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
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求去位上亟從之三月

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今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惟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葢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奏入不報轍言臣近以御試策題

有欲復熙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人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共商議見其可行而后行審其失而后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此怱則天下之幸也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伯温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

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於外宜秘而不出今乃對衆開陳但以漢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宫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畧為漢七制之主轍果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舉笏謝純仁曰公佛地位

人也歸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
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
威不敢自安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
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學士知汝
州吳安詩以行蘇轍制詞不當罷起居郎夏四月左朝
散郎張商英為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北
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又徙淮南踰五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

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常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未集神靈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祐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或上叛君親之恩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小合傳緘白晝告急或手肩陣面交半造門或包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詐交興川洛異黨秦汶分朋撥而后動謂之平宇大而無見謂之青大雖交通相紐

謂之八關隂私架造謂之五鬼誰何門户謂之納鬧抱
待具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
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滅門臣愚欲願陛下以臣此
章降手詔戒勵揭之朝堂風示四方庶幾薄惡之風浸
息醇醲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其在兹時
乎庚戌㑹布為翰林學士蔡京權户部尚書黄履為龍
圖閣直學士壬子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陳蘇軾作
誥詞語涉譏訕望劾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

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忿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因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神道碑則曰其退如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制誥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

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所草也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未盡之誠上覬少裨聖聽竊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詛謗伏縁熙寧法度出於諫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軾因行辭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覽歸先朝於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擢居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明聖妨陛下純孝之至德髙士敦

昔在成都曾有犯罪來之邵曾任本路監司畧無舉發
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敦特肯改官來之邵方以前事彈
奏又蘇軾方執政時曾為人所彈擊言者尋皆黜謫當
時臺諫畧不辨明及蘇轍得罪便云所謫太近吐剛茹
柔率多此類使朝廷賞罰過中莫不由此又言呂惠卿
上謫時李清臣方為左丞若言涉訕謗清臣豈肯書誥
行出令舊臣惟有清臣在此更乞詢訪不聽范祖禹為
龍圖閣直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請補外上曰不須

入文字執正官有闕明蘇轍責改州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欲以祖禹代轍也既而沮之者甚衆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虞策言蘇軾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丞議郎閏四月戊寅新差提舉荆南湖路常平茹東濟仍舊通判滄州言者論東濟常露劉摯私簡以示楊畏險薄無行人所不齒故也甲申安燾轉一官為門下侍郎乙酉呂惠卿知蘇州劉拯言宣仁常謂宰相曰編修實錄官毋任先朝會責降者蓋慮謗書一成不可改追也

是時權臣擅政雖差鄧温伯陸佃林希曾肇以應宣諭已而遂去以呂公著之壻司馬光之門人范祖禹蘇軾之門人張耒秦覯代之至於呂公著常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惡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恐其誣忠以脅君也令詞臣明言其故黜知賴州聞公著提舉實録曰謂無此語令史官改之請重審閱其間書不以實輒移易增減情涉誣詆以聞乞重行黜責以正國典從之又言蘇軾敢以私忿形於

詔誥中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德讎憤其誣
詆之甚上書言之旋被遣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
於軾前請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
叙復日不得與叙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
鹽酒務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竊見宰相呂大防天姿強
很懷邪逆國常與御史中丞蘇轍陰相依附同惡相濟
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
好惡判别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國

家先務惟陛下留神採擇五月章惇請責棄地議臣司
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張商英請責降合祭議臣
章惇擅政惡聞上官均異論罷其言職已未侍郎楊畏
為吏部侍郎吕大防既超遷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
去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横者惇妻之姪也惇
方喪其妻横往弔畏先託横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
吕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并逐大防及轍二
人覺知遽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為

公潤路者及惇赴名百官郊迎畏獨請間畏自陳述語
多質大防有直省官聞之嘆曰楊侍郎前日謟事呂相
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有還遷畏吏部
六月御史黄履言呂大防劉摯梁燾當垂簾日俱為柄
臣燾先鼓唱邪言呉居厚繼陳詩注劉安世等遂共攻
之執政既主於中仍役蔡確嶺外累遇恩沛不令生還
家有慈親終不可得見死非其罪中外憤嘆自陛下躬
臨機務洞炤奸誣浸復擢官於泉壤竊謂遭逆横逆者既

仲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顯黜以允公議左司諫翟思言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誣竄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至今未聞施行竊以治道莫要於辨忠邪莫先於明賞罰忠雖見賞而邪不加罰則無以消伏奸慝望出睿斷以慰公議左正言上官均言近具劄子論奏前宰相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柄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擢為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等皆任為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

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竊覦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權柄其大防轍黨人十去其七八然楊畏等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陛下察考呂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害正趨時傾覆之惡譴責黜免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盛德大業超絶今古而厭代之後司馬光呂大防呂公著劉摯又援引朋黨以行機議至如罷免役法則曰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訕謗

之人置訴理雪罪犯則盡自熙寧元年以后棄渠陽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所建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户部之所行遣言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告命指摘扶剔鄙薄嗤笑當垂簾之際内臣之得志者剪除陛下羽翼於内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望陛下三省禁中檢會前後章疏付臣看詳簽貼奏上陛下與大臣勘酌而可否焉張商英言惠卿訟蔡確之冤劉拯請復蔡確官從之又言呂

大防八罪詔呂大防降知隨州侍御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寧初屬任宰相王安石造立法度以惠澤天下後世司馬光入持政柄擢劉摯為侍御史王嵒叟朱光庭引在言路結成黨羽宰相自確而下盡力排逐先帝顧命大臣去之畧盡而陛下孤立於上矣先朝法度次第廢革先帝二十年積功累行為之一空矣以先朝賞罰為不中理則悉聽訴理劉摯罪無輕重率從原減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閒廢而光之黨分布中外矣以先

帝財用爲得之非義則凡市易貸緡不以本息一切捐放如何比積米九百萬斛一日散之幾盡凡此者出於司馬光之意而假以劉摯王嵓叟朱光庭之言方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剗革掃除忠臣義士熟視而吞聲無敢誰何光與嵓叟光庭相繼死亡獨劉摯未殞滅者此實天所以遺陛下今劉摯尚以觀文殿學士外領藩鎮久稽天誅士論斯鬱望暴摯之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縉紳之望劉摯落學士知黄

州御史周秩言摯責怨故也蘇轍降知袁州軾惠州安置御史來之邵言軾譏斥先朝故也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閣侍御知制盧州詞頭按欽臣資性險邪本緣傅會宰相呂大防以致進用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餘黨改竄遂肅清仕路欽臣豈可加以侍從職又付之方面之寄所有制詞臣未敢撰進詔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監察御史劉拯言呂希哲學術無聞出於奏補豈能為陛

下發明道德之藴伏望為官擇人别與差遣林希言呂希哲出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以訕謗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褫職奪官謫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欣快然司馬光呂公著首事發端雖已終牖下贈官美謚自可追奪王嵓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竄遠域則贈官與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純仁其背公死黨有若安燾劉安世呉安詩韓川孫升等乞各正典刑右

正言張商英言宣仁聖烈皇后奉承顧命保祐陛下惟仁僐居深宫惟親惟慈政事惟公惟恵何常預知吕恵卿擅興兵甲蔡確貪天之功作詩訕謗等事言臣本以恵卿與司馬光爭經義有隙構其事以媚光人慮蔡確異時再用必欲殺之以滅口出危語激怒簾箔表裏相濟行其奸言殛確於新州竄恵卿於建州夫以太皇太后之公平慈恵而羣臣乃導為淫刑濫罰貶死寃相使此曹易地而立於吕武之朝則何所不至哉乞檢㑹禁

中臣僚草疏呂惠卿蔡確本家進狀集臺省官雜議如事出讒構則誣告反坐邦有常刑夫元惡有臣無君亦已甚矣擢其髮而數之不可勝誅陛下雖欲置而不行如宗廟法令何如天下後世何商英又言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等當元祐初中傷無罪合行竄責燾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安詩監兖州酒税川知坊州升知房州三省言昨提舉修實録呂大防奏仁宗皇帝實録今已成書欲望依例除定本外將見

在草沓各一本與提舉實錄官以備照證外餘依前降

指揮焚毀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依詔令吕大防

范祖禹將所得草沓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遞鋪送赴修

國史院送納如有傳寫到别本亦同封角送納或轉寫

與他人即令自陳如輒隱留當行重貶責周秩言恐實

錄誣罔諸書傳後故也三省以周秩所上三章進呈其

一曰臣自待罪言職聞奸人邪説久矣其害於政事者

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莫不鼓舞而懷不自安

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惡黨已為大防軾轍之黨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絶微矣惟大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其禁中者近日稍稍逐去其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經營造謗害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業若不盡去惡黨則必作奸謀起事端中傷陛下信任之人去草必盡其根勿使滋蔓進讀秩章上曰此是何言也宫官有何不可為執政所言親王私於權臣此尤非也使徐王聞之且不自安如秩趣操甚狂言不中理若置之

言職朝廷無安靜之理其罷黜之執政初欲換省官上曰與外任遂以守廣德軍諫官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常繳駮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軾事上曰去冬以宮中闕人使令因名舊人數輩此可聲外廷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爭之何乃爾已安燾對曰聞文及甫輩上書亦為人所使上曰必蘇轍也會中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常草宣仁聖烈皇后族人近官誥有曰

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亂祭祀禮文薦牙
盤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三省
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先帝變亂
法度以肆不逞之心内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
邊患詔純仁特降一官為通議大夫差遣如故韓維巳
致仕特置不問臺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馬光垂簾
初朝廷如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謂光真能弼
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很戾追怨先朝凡事所

行皆為是非夫今法因革固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過於昔刼譽於身此而可容孰為赴者昔唐太宗以封倫稔惡身後始彰美謚贈官尚加追奪伏望以今倣古詳酌施行商英又言乞重行劉摯等罪又言王存呂大防為公著誌神道碑誣謗宗廟乞並行法御史周秩言司馬光視先帝如讎謚曰文正非所以勸後世當正謚號之美惡以懲后世秩又言呂公著不能救正司馬光但為子孫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

防劉摯蘇軾蘇轍皆公著所引為國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天下則公著所處皆為國朝故事以引後世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皆落職為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為皆大奸惡今朝廷但薄責而已臣愚以為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其所論事為罪名若錄其私營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摯與轍譏斥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為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並謚

及追所賜神道碑額王嵓叟所贈官亦同追奪知隨州
呂大防降知黄州劉摯知兗州蘇轍知筠州梁燾鄂州
居住劉安世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及公著
皆當發塜斲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上留
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塜斲棺恐非盛事上曰朕
以為無益公家遂寢其奏弟令斥去碑文秩又言秦觀
罪重責輕人言未允處州監當右正言張商英言伏聞
呂大防降官知隨州内臣陳衍降官監當按衍乃陛下

家奴敢與宰臣學士交通干預大政詔陳行傲很不恭威行宫省遇事專肆多不聞奏同類畏之莫敢指目據其罪惡當伏重誅姑示寛仁未欲寘之極典可追毁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抑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全責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祐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聞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

以委政事非獨倚任耆艾所冀恢昭聖功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懷平時之觖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奸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或並自要塗擢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駁東臺或勸請經幄於左右前後皆爾所親於時賞罰恩威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同符宗廟神靈恣行訕謗朝廷號令輒肆紛更有首信偏詞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言誣橫斂則濫蠲苟免之逋誣厚藏

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薄經術任穿鑿而紊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則歸過黷武城隍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綴繕完凡屬經綸一皆廢黜人才淆混莫辨於品流黨與縱橫迭分於勝負務快乘時之憤都忘托國之謀方利亮闇之不言殊非慈闈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敵計得行邊方受害昔周王受命名公維辟國之師江右雖微興宗有易代之嘆天下後世其謂朕何朕臨朝弗莊視古有愧況復疎遠賤士昧

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論迹甚著明法安可私
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
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於體貌自奸明憲爾今復逭
於誅夷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益從申儆俾革回邪
推予不忍之仁開示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
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有所見行取會實錄修
撰官已下及棄廢渠陽寨人自依別勑處分咨爾羣工
明聽朕命時司馬光等既貶上謂刑惟厥中故降是詔

右正言張商英言文彦博皆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
考是非謂臺諫之職義當論列然博年及耄期四朝舊
相先皇待遇恩禮至厚宜加闊畧以優老臣可特置不
問户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寧之初將欲有為於
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選天下英才設
官分職參講其事興利補弊功烈昭著元祐以來天下
用度浸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在於今日正當參
酌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帝之意以成足國

裕民之效然事之可興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聖慈檢會熙寧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選通達世務之賢共同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其後用是置局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利害事八月詔丁憂人范純粹降一官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間嘗獻議棄安疆葭蘆呉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九月翰林學士蔡卞林希言先帝日歷自熙寧三年三月已後至三年終係元祐中秘書省官

孔武仲黄庭堅司馬康修纂自熈寧四年已後至七年終范祖禹修纂而黄庭堅司馬康范祖禹又皆係修先帝實錄官闕所書止與昨修先帝實錄相爲表裏用意增損多失事實緣修國史院已得㫖重修先帝實錄所有昨來范祖禹等所進日歴臣等伏乞一就看詳攺正務盡事實使後世考官無所疑惑從之冬十月張商英言願陛下無忘大臣擅權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潁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

陽時曾布云臣所不曉或陛下常有緒言上云無之但
商英言事多如此過爾十一月御史郭知章黄慶基奏
乞貶修神宗實錄官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后章
疏言國史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奸言詆斥熙寧以
來政事乞賜重行竄黜詔祖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
永州安置趙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黄
庭堅責授涪州别駕黔州安置中丞黄履御史翟思左
司諫張商英論具修神宗實錄官誣毀先帝為臣不忠

二年春正月戊戌左司諫張商英言伏見吏部侍郎楊畏反覆迹狀前後明白不為公論所與遑遑求為自安之計凡立朝之士稍與己情不通者即指為劉摯黨人陰行離間如彭汝礪黄裳葉濤之徒是也議者言來之部所入章疏稍成文理者皆畏代為方今補壞修廢肇開端緒而畏不盡草適足為害欲望聖明考言詢行進退拖行詔吕大防追奪兩官趙彦若范祖禹陸佃曾肇林希並追奪一官除林希在職日淺外曾肇與小郡

知州陸佃候服闋與小郡知州黄庭堅特追一官常安民言陸佃亦與修書罪同罰異願考正其罪曾布具劄子言毁廢先朝法度之人既已黜逐則前日之良法善政當次第講求增損施行而國論未常及又言政事非得人不能舉若但以私愛憎喜怒為意則人才必難進今既不能公選人才則政事何從而舉若不稍復可行之法度則是先朝政事不可行若不可行則毀廢之人何以得罪上矍然布因言令使役法已行然成書方上

而議論無所折衷蔡京王右忠侍從之選然兩人所見多不同執政又未通曉其下官屬日相紛爭衆議施恐未易了昨初降役法但云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行則已曲盡及章惇欲立異本去年秋科納錢遂展至今年五月役人多已替放又卻令候今年放罷只失此兩科役錢僅八百餘萬今臣書既上議論不一將來施行必有不便於人情者元祐所行止謂於人情不便今若不便於人情又何以異二月三省具陸佃元修蘇利涉

等傳進呈乃詔曰陸佃鄉田諸生致身禁從擢御史事
多歷歲時俯仰順從嬚阿泯默曲狥羣奸之意茍幸一
身之安爾謂有所建明固未嘗爭論而去謂爾同為譏
訕則於今橐不存進退之間風節無取雖言章沓至衆
弗與容然罪疑惟輕古有成訓姑褫延閣用厭師言勉
自省循以稱矜貸可落龍圖閣待制依前左朝請郎呂
大防再降一官從御史劉拯之言也乙亥給事中黃裳
言史院一事乃呂大防倡為之罪不當在祖禹庭堅之

下豈可輕恕降授大中大夫分司南京安州居住劉拯又論曾肇陸佃等罪責知滁州三月范純仁知陳州邢恕知青州八月詔呂大防不得引用期數赦恩敘復九月壬寅范純仁在陳州聞之憂憤累日齋戒上奏畧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血氣枯衰骨月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溘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高

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絞斬重囚髠黥徒隷咸蒙赦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嫉之太甚啟迪之際不為詳陳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絶其萌漸晝屏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皆因大禮赦文遂令逐便居住使得自新改過免為羈旅之熒魂奏䟽三上批范純仁立異邀名落職知隨州壬戌詔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

邪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職與監當差遣安民又上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皆實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令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為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及近為言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

奸謀謂他事難以感陛下若聞先帝則易感動故欲快私仇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提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實恥為之舉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乞外任以避之上開慰而已御史董敦逸奏安民常稱二蘇文章之士負天下重望不當彈擊此乃二蘇之黨詔罷御史與知軍章惇批詔語

送吏部與監當冬十月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黜十二月知青州邢恕試禮部侍郎孫諤言楊畏反覆落職仍知河中府二年正月御史陳次昇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勑牒榜節次云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盡從之士俾革回邪除已行責降人其餘一

切不問議論亦勿復言近者切見汪浹李重等送吏部
與合入差追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勅牓殆成
虛文將何以取信於天下今又聞差官編排元祐臣僚
章疏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
合行寢罷五月孫諤論役法有妨紹述見紹述門六月曾布
言常立謟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陳瓘所以忤卞
只陛下但以安石為準繩羅織士類此最為害政況安
石之所是勿與先帝不同者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為據

下以此得怒而士類莫不以𨶹之言為是六月吕大防
進職知秦州以元祐中間持邊議故也八月丙子詔王
嵒叟吕大防等所得恩例及舉官并罷梁燾依舊鄂州
居住劉世安依舊南安軍居住范祖禹責授昭州別駕
賀州安置劉世安英州安置因四年上疏論哲宗求乳
母事也詔姚勔求不磨勘給事中蹇序辰言其附會詆
訾先帝也十二月蔡京辨不附司馬光改役之罪見役法門
四年春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姓名責降人

宫觀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任

本州鄰州內子孫仍並與次遷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

未赴并見在任人并罷庚戌李清臣出知河中府王存

致仕恩例只與一名言者指存元祐初論事附會故也

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奸謀詆毀先帝變更法度

罪惡至深及凶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今已

身死不及明正典刑亡殁之后尚且優以恩數罪罰未

稱輕重不倫若謂其已死不問使後世亂臣賊子何以

創艾至於告老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畧曰司空呂公著盜竊虛名躐持宰柄謗毀前烈變亂舊章雖竄殛不及其生而懲創可垂於後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僕射司馬光陰結中人驟竊宰柄變更良法詆毀先朝潛懷睥睨之邪計欲快傾揺之二心使子孫謬荷國家之厚恩何以為臣子之大戒雖逃顯戮當置散司可特貶清海軍節度副使故王嵒叟厚誣先帝愚弄朕躬力贊邪謀陰懷異志罪惡暴著神鬼得而誅之雖示小懲未協

公議可追貶雷州別駕詔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韓維

孫固范百祿胡宗愈遺表恩例各與兩人餘悉除奪詔

張兟辰罷官以蔡京言其謟事呂大防蘇轍故也又詔趙瞻

傅堯俞謚誥並追奪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詆

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謹按呂大防劉摯梁燾蘇轍

為臣不忠罪與光等朝廷雖常懲責罰不稱愆范純仁

又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嘗畧正典刑生死異法無

以垂示萬世呂大防制畧曰朋奸擅國責有餘辜造訕

欺天理不可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制畧曰向由邪路力附黨魁倡和奸謀毀黷先烈不踰數載竊緣宰司公論未平責輕罪重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制畧曰操傾側孽臣之心挾縱横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為詆巇晚同相光協濟險惡朕顧瞻岩廟企望裕陵義不敢私恩難以貸可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置梁燾制畧曰向附凶渠擢在諫職排陷舊弼詆誣先朝薦引羣凶毀棄成法

雖從薄責未稱明刑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制畧曰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議稱親則構誣於宗祖言變法則歸過於先朝欺君以助邪謀棄地以開邊隙陰連羣枉協濟凶渠迄用攀援遂尸宰輔僅從薄譴久逭嚴誅苟其究免於終身何以示懲於後世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上令所在差官伴送前去經過軍州交替劉奉世制畧曰曩以小官附會奸黨凶險狡獪莫與汝齊有司失刑衆論未允可落職分司

南京郴州居住韓維制畧曰爰自初政實登近司首贊邪謀厚誣先烈以抑𠑽并為繁禁以振貧厄為利心恣引親私助成奸慝比從薄責實拂公言可落職特授左朝議大夫致仕王覿制畧曰資賦僉回善於原借附會奸黨毀訾先朝擠陷良善變亂法度可落職依前分司東京通州居住韓川孫升呂陶制畧曰頃大奸雟惡相濟擅朝而爾挾忿悁為之死黨巧詆法度以遂更變之謀歷排忠良以虛顧託之罪積心至此議罪謂何可各依

前官分司南京川隨州居住升陜州居住范純禮趙君錫馬默制畧曰頃在初政常躋近班懷籍勢秉權之心起背公死黨之計傅會邪說專為悅諛無以照奸公論甚鬱可各落職依前官純禮蔡州居住君錫本處居住默單州居住顧臨制畧曰附會凶黨力被薦論頃緣洞察於奸謀不使超躋於近列迨司留鑰復結罪閽雖因人言常從貶秩責輕罪重衆不謂宜可落職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觀饒州居住范純粹制畧曰傾邪險詖出

於天資反覆導諛忘其父志弟兄唱和協助凶姦變先朝拓土之功成一時蹙國之議失刑既久公論未平可落職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制詞曰附會姦黨蹤處要班逮於親政之初敢為怙終之計失刑既久公論未平可落職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觀池州居住王汾制詞曰早以凡才濫居儒館元祐之際附會詆欺衆論喧閧罪狀明白可落職依前官致仕王欽臣張耒制詞曰爾因緣姦險蹤起要班挾持説謀鼓扇

凶焰王欽臣可落職管勾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來可落職添差監黄州酒務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等制曰方其父在則假國威靈為巳閥閲及大防用事則密援凶黨賈鬻利權並以庸才因致美職宜悉從於貶秩或仍俾於分司庶無輕重失當之刑及夫幸免失刑之士希哲分司和州居住希純分司金州居住希績光州居住姚動制畧曰向附凶邪為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謀可依前官分司衢州居住吳安詩制畧曰頃者羣凶

聚慝繼踵擅朝爾以朋邪竊處諫列鼓扇凶熖附會邪謀逞宿憾以擠勞舊之臣搆險語以吐傾摇之議雖常加於薄責尤未正於嚴刑可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晁補之落職添監處州鹽酒知齊州賈易海州鹽税程頤放歸田里錢勰楊畏并逐人永不叙復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横州朱光庭追貶郴州别駕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并追職及遺表恩例李周追貶已上責詞皆葉濤所草也初吕大忠既以所得於上大防可復相見

之語告惇及還至渭州因為通判潘适具言适嘆曰公失言矣必為深悔大忠尋加職請納職名量移大防不許於是大防再責循州或曰循州再責上語實激之蓋章惇等疑上意欲復進用元祐人故也三年甲申文彦博制畧曰色厲而荏行偽而堅備公師於三朝更將相者四紀忘我大德肆其怨心初迷國以懷諼終朋奸而背善以理財裕民之政為暴刻聚斂之利以經天緯地之勲為冦攘草竊之計有臣若此於義可乎於戲明罰

正刑永為垂世之戒彰善癉惡上慰在天之靈可特授
太子太保依前潞國公致仕張茂先梁惟簡譚扆趙約
内人樊氏并責降閏三月丙戌詔文彥博諸子并解官
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丁亥詔再責降韓川道州安置
孫升汀州安置詔韓忠彥降授充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蹇序辰言其元祐初附會奸惡也詔蘇軾撰上清儲祥
宮碑令趙京撰并書壬辰詔責王隱王覿孔文仲鮮于
侁吳處厚等鄭雍坐謗先朝落職知定州二月又改鄭

州安壽落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官坐蔡京蹇序辰言其
奸葉濤坐論安壽不當落職知光州甲辰詔惠州安置
蘇軾責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
安世移送髙州安置詔毁抹吕惠卿責官詔詞以惠
卿請也三月壬辰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院蹇序辰言朝
廷前日追正司馬光等前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考言
觀事蹤跡詭秘不可備究至其章疏文字散在有司不
乗時取索編類歲久淪失或邪黨交搆有藏毁棄之獘

欲望選官將貶責奸臣言行士狀編類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差給事中徐鐸及序辰四月己亥循州安置吕大防卒於虔州辛丑故吕公著追貶昌平軍司戸參軍故司馬光追貶朱崖軍司戸參軍壬寅詔范純仁王嵓叟司馬光吕公著趙卨等恩例並追奪並給還因吏部刑部有請也中丞黄履奏乞究王珪罪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珪追貶萬安軍司户參軍五月陳衍男慥梁維簡並籍没物業親戚厚善之人并行責降辛未

舍人蹇序辰不草呉居厚告詞因言居厚元祐被責本
無贓私至紹聖親政始復收用議者尚以前事為言臣
若苟隨流俗則示懐利朋奸無以塞區區之忠所深慮
者累先帝知人之明違今日紹述之志也望降臣此章
與居厚除命行下示好惡以風四方則非獨與臣幸甚
詔榜示朝堂朕以眇躬獲承先構永維休烈盛美欲以
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奸同逞宿憾興訛造訕力肆詆排
政事人材廢毁殆盡夙夜悼懼靡敢或遑思與卿士大

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傳布無窮念今在廷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從鄉原以為善士造虛譽以進無能以容私合黨相先以奉法守公為幹才智勝任則闒茸共嫉趨向既正則巨測深仇端亮勁挺有特立之操者不見容於衆人媕阿回遹持兩可之説者必得名於流俗沈溺忘返者險薄可羞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奸臣所斥逐為當罪所變更為得宜以先帝所造立為不然所褒擢為非當借喻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未能淳一肩

為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漫託小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幸時事之中變庶人心之翕從每懷及兹良用慨嘆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伸儆戒繼自今日爾其新之式懲厥愆畢趨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然其或怙終必罰無赦洛爾在位尚克敬承秋七月詔許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吕大防歸葬始大防卒於䖍州上聞大防何以至䖍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

皆非上本意也辛未蔡謂奏臣見文及甫常與邢恕書大逆不道詔蔡京章惇即同文館究問九月壬子詔曰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親覽虛心以改庶幾以消天下之變焉乙卯詔曰朕以眇躬獲保宗廟恭典神天翼翼小心罔敢頽怠惟恐不德以上干乾象今彗出西方災譴為大天垂變異朕實懼焉用是損膳避朝求言輟燕其敷恩霈蕩宥因辜庶消復於妖祥以導迎於善氣可大赦天下於戲遇災而懼勑命惟幾尚賴公卿

悉心輔政交修不逮同底于平諮爾多方咸體朕意庚申彗犯天市垣帝座十一月劉奉世兄弟責降中丞邢恕言其傾害顧命大臣故也丁丑詔程頤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化州安置安燾卒十二月新州安置劉摯卒詔責授黔州別駕涪州安置黄庭堅移戎州安置以避使者親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升卿及必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

前死朝廷尤未知也時董必詔差為河北東西路察訪使
呂升卿為河北漕三月詔陳衍特處死初章惇蔡卞恐元
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思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
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
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英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
上窮其言浸及宣仁聖烈皇后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
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為助專媒孽垂簾
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

逆詔欲使證宣仁聖烈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
御藥告并列凶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無
則死士良仰天嘆曰太后不可誣天地神明不可欺也
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得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聖烈
廢立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
進呈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
然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意未嘗
戮大臣其釋勿治癸酉三省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

董必奏體量到知雷州朝請郎張逢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轍次日為會名轍在監司行衙安泊又令僦進納太廟齋郎吳國鑑宅逢每月率一兩次移廚管待差白直七人借事本州海康縣令陳諤差雜直追呼工匠等應付吳國鑑修宅又勒居民折退籬脚潤開小巷通行人馬以避轍門巷及借手力等事詣蘇轍移循州安置張逢特勒停陳諤特衝替本路提點刑獄梁子美既與蘇轍係親姻之家不申明回避并其餘監司失覺

察各罰金三十斤夏四月詔化州安置梁燾卒不許歸
葬家屬令昭州居住林希出知亳州邢恕出知汝州以
希私積怨憤志在中傷恕陰懷怨懵妄意進用故並黜
之五月詔劉摯梁燾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以文及甫
等所供逐人已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故也六月中丞
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將元祐中理訴所一宗公案看詳
如故改正即乞申請得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詔蹇序
辰安惇看詳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别具以聞

厚辰先有是命上難之於是惇復進白蔡卞勸章惇使必行令厚辰與惇徐鐸同主其事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厚辰及惇實啟之七月三省言蔡京第三奏文及甫所發劉摯有司馬昭之心及其黨附之人廢其子孫伏聞劉摯梁燾已有處分其餘顯官之人未有指揮章惇安燾鄭雍並特放罷三省言劉摯等黨人王嵓叟前後論事包藏禍心最為凶悖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詆罔聖德陰畜邪謀雖各行遣累據臣僚

上言乞賜施行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嵓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九月庚戌追官停勒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呂大防諸子並勒停御史鄧棐乞依范祖禹等例也看詳訴理所言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鄭俠上書訕謗朝廷并王安國非毀凡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并令改正鄭俠勒停英州編管永

不量移十月看詳訴理所元祐臣僚上言乞為訴理所日限所有銜寃之人皆得洗雪可推廣聖恩收名和氣按所言於先朝不順詔王覿特責授鼎州團練豐州安置甲午范祖禹卒化州張敦禮責降坐元祐間言退蔡確相司馬光有五得也歐陽棐落職與合入差遣朋附元祐大臣也十一月三省言元豐末元祐中王鞏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奸臣張保源累上書議論朝政附會奸臣詔鞏追毀出身告勑全州編管保源勒停峽州居

住三年正月庚申知大名府韓忠彦致事王存各降一官中丞安惇官二人奏雪謝景初語言不順故有是命二月乙未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衆論皆為過當然豈為詆訾先朝大抵多怨報耳丙午孫諤詒與合入遣與元祐訴理有銜寃飲恨之語御史左膚言其追恨先帝萬死有餘三月巳未中丞安惇言元祐案牘凡千餘人元斷輕重一一當罪所有元看詳官劉摯等管勾文字葉伸蘇加朱裔等罪跡顯著義不容宥詔有司

具逐人所到月日審理察情犯施行詔葉伸降三官蘇
加等勒停辛酉蕭世宗為吏部員外郎張行為户部員
外郎世宗在元祐中上書論青苗免役便民復行免凡
四十章故也四月顧臨辛知桂州程節員外郎譚掞荆
湖提刑梁子美各降官坐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驛以
舍蘇軾察訪董必劾節不覺察有是命唐領坐借舟船
載新州安置劉摯骨月詔領先衝替下淮南仍取劾
以聞領時知楚州黄隱責南安軍安置作元祐時附奸黨

也五月新知韶州孔文仲責惠州别駕英州安置坐元祐上書謗訕先朝政事知瀘州王獻可降一官罷任坐元祐上書議論朝政故有是命梁和林大節王祐陳嘉言孫梁惟簡等親戚並與遠小監當差遣戊辰詔陳次升坐元祐中任御史日所上章奏詆毁先政朕常含容其過庶使自新畀以練職復敢狃習故態覬望言事可罷職令監全州酒稅七月詔六曹諸司應元豐人耳四月以來廢毁先帝法度申請並著所任官名姓編類成

冊內三省如有毀匿罪賞並依編章疏已得朝旨用尚
書謇序辰宣德郎李積中之言也九月丁未詔立賢妃
劉氏為皇后先是將立皇后內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
人其誰可當翰林學士蔣之奇載其語於白麻故有亮
非斯人誰可為后之語其后皇太后臨朝以瑤華無辜
被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語之奇進所奉手詔驗其字
畫乃劉友端所書他日會布問惇作元祐手詔是劉友
端書皇太后未嘗見聞何也惇遽曰是惇進入內是時

章惇專制誥內侍郝隨以固權寵劉友端助之三人凶
狡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云宮禁
事秘人莫得而辨也通判畢漸言元祐中諸路所立碑
記刻紀述等並令毀碎從之甲子右正言鄒浩上疏諫
立皇后之失疏奏詔浩言多狂妄除名勒停新州編管
閏九月賈易郤州安置以易在元祐中常任諫臺羽翼
權臣詆謗先猷有是命十月文及甫落職知均州十一
月乙亥翰林學士蔣之奇知開封呂嘉問權吏部葉祖

洽並落職出守王回除名勒停坐與諫官鄒浩語言交通田衍王琳岑域呉禮李友諒並特追一官勒停白時中岑穰張廷堅畢漸蔡蹈張琳范致虛各衝替陳舉朱紱傅楫胡安遠范致君各特追一官勒停蔣球特衝替葉丞王溥勒停坐以銀錢遺浩且致簡叙別也呂希績降授朝請郎分司南京隨州居住三年徽宗即位遣使勞問范純仁於永州名韓忠彦為吏部尚書李清臣為禮部時紹聖黨人在朝用事

人懷異意上一日謂徐勣曰卿鯁直朕所倚頼勣因論擇
相之難上曰已詔范純仁韓忠彦勣頓首賀曰得其人
矣二月辛酉詔復鄒浩為宣德郎監袁州酒税癸亥詔
永州安置范純仁為左中散大夫分司南京鄧州居住
呂希純唐州居住王覿和州居住韓川隨州居住劉奉
世光州居住唐義問安州居住吳安詩澧州居住呂希
哲隨州居住呂希績衡州居住呂陶任便居住蘇軾移
永州安置劉安世移衡州秦觀移英州程頤移峽州楊

畏知襄州王古知潤州王欽臣知襄州范純仁知亳州
范純粹知相州張來通判黄州晁補之簽書武寧軍判
官勾當公事王隱監江州酒税黄庭堅鄂州監税貫易監
舒州茶鹽酒三月甲午以龔史為殿中侍御史鄒浩為
右正言陳瓘為左正言叙英州安置孔文仲編管昭州
汪衍編管封州余爽編管金州王鞏峽州居住張保源
並復官乙未以上官均為秘書少監孫諤為右司諫癸
巳以鄭雍逆為左班殿直以韓忠彦為右僕射李清臣

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時中外拭目新政
上意用中道合異論以忠彥重厚和平首命為相乙卯
敘復元祐大臣詔曰朕即位以來哀士大夫失職者衆
雖稍收復未厭朕心茲者天祐予家挺生上國奄有六

慶資及多方解網辜恤何事曰終范純仁提舉嵩山崇
福宮許歸潁昌劉奉世明道宮許歸陳州王覿崇福宮
韓川太平宮呂希純鴻慶宮吳安詩崇福宮唐义問鴻
慶宮並任便居住王欽臣知賴昌呂陶張耒劉當時並

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與小郡劉唐老黄隱堂除知軍晁補之與通判黄庭堅僉判蘇軾移永州轍移衡州鄭俠放逐便初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不可用恐形跡先朝上曰先朝大事中丞不言浩敢言用之何傷至於陳瓘言浩盡忠惇居風憲默而坐視其愧已多況論其非乎詔罷惇知潭州五月先是臺官龔史陳瓘任伯雨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史曰卞為安石之壻妄謂盡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

政機清議沸騰重黜之以慰天下瓘曰章惇前日所為
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考為名以纂紹安石為主立私
門之所存以為國是奪祖宗之大美以歸私史又曰惇
跡易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伯
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傳
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
者八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而語已被罪者數千
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為之一日

上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卞乃請辭遂知江寧府戊子陳瓘言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尊私史所有紹聖神宗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删修詔令三省參對進呈左僕射韓忠彦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復此當出自上意而曾肇亦言陛下即位廢逐皆還生者蒙恩惠已厚惟是游魂枯骨尚未被澤乞出自宸衷明詔叙復乃詔元臣故老尚在貶中懸澤之頒豈容獨后太子少保文彦

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並還其官六月左正言陳瓘言邢恕頃誣司馬光劉摯梁燾王喦叟等皆有奸謀家族幾致覆滅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於是韓忠彦請改撰司馬光等告命上曰但於貶恕告詞中載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制曰忠讒辨則内外肅是非公則勸沮行爾操心傾危雅意附會造為非語上累宣仁旣㫁親聞又無証佐究其所自皆出不根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亟竄之罪欺天誤國職爾之由矧彼於此二人實門

下士借譽引重恩義非輕一旦翻然遽為讎敵擠穽下石數為虛言可落職罷知荆南責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九月侍御史陳次升言左僕射章惇自登揆路任私言公奉使山陵錯置乖繆中丞豐稷御史陳師錫言惇當國七年竊持威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陳瓘言章惇獨相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失職事干泰陵又云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巳功則至於誣宣仁樂於用兵大開

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殺張悅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於是惇乞罷政辛未知越州初中丞豐稷入對學士承旨蔡京於殿陛間揖稷曰天子自外服詔公為中司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至是與侍御史陳師錫共言京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乞正典刑不報甲申蔡卞提舉杭州洞霄宮太平州居住張商英落職知隨州范鏜落職知滁州坐附權要乙丑先是陳祐論張璀門

下李清臣言哲宗天姿仁孝每對臣下有愛人之言任
章惇為相不置次輔惇為性殘刻開導上意者莫非殘
忍殺伐之事有傷和氣水旱連年自古大臣少惇比者
宜行殛誅以慰民望乃詔責惇為散官潭州安置然議
者以清臣為反覆迎合云丙申蔡京永興軍御史言其
外結后族内事閹人交締東朝憂刑天顔貽社稷患為
天下禍林希出知福州葉祖洽徐鐸並落職御史言其
助惇為惡也巳未詔曰永惟神考新一代之典型以遺

後人間者任事之臣用意或過朕所不取為政用人朕
無彼此之間斟酌損益惟義所在嘉與有位共圖康功
以成繼述之美自今有曲學偏見妄意改作規營國事
當與衆棄之辛酉左僕射韓忠彦性柔懦天下事多決
於右僕射曾布乃議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
正消釋朋黨十一月詔以來年改元建中靖國以新除
賈易為諫議大夫左司諫鄒浩為起居舍人蔡京知江
寧郭知章為永興軍蘇軾成都玉局觀蘇轍提舉太平

宫任便居住黄庭堅知叙州劉安世知鄆州侍御史陳次升龔夬再言蔡京奸惡詔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辛巳御史陳次升言哲宗皇帝責任宰執是時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奸謀巧計施行凶熖益熾巧弄賞罰專暴恩讐編類章疏中傷士人或投之遠或陷之深羣毒流於天下實不忍聞時人目為笑面夜义衆所共知也又右正言張廷堅亦言卞之奸惡詔卞他所居住

建中靖國元年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久擅朝柄迷國

罔上毒流搢紳向黨前異議賴太皇后睿知先定故奸謀不行思之可為寒心詔惇責雷州司户六月尚書左丞范純禮初奏近見朝廷是元豐而非元祐元豐之政盡出先帝規模宜無不善然官吏奉行未一一皆如法意故民雖受賜亦或被害元祐之治其初執政者雖小有潤色亦多先帝法度今議論之官有不得志於元祐者以此藉口動陛下之心爾未必皆為國事葢乘時以邀利者也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何如爾今畧陳

祖宗用人之要秋七月初朝廷稍變熙豐政事而范致虚上言不當變且言臣讀陛下泰陵詩其卒章曰周紹裕陵尊陛下孝悌之本心也臣願陛下守此而已上亟召見曰朕行不次用卿除左正言會有詔修史官取元祐紹聖實録依公參詳務不失實甲子范致虚言神宗一代信史鈇然未立元祐之書先朝以其詆誣遂廢弗用紹聖之書今朝以其掩蔽復别論撰夫為史而至於紛更何以傳信臣謂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詆毀

非今日無以察正紹聖之掩蔽臣願陛下詔飭史官書成而筆削不公皆以輕重坐之元祐詆誣已係先朝考正行遣外紹聖掩蔽理合條具昭示天下後世以陛下孝思之意詔送國史院七月陳瓘奏臣常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瓘權給事中右僕射曾布將薦之即日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與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至是瓘

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極論之畧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瓘所撰日録辨一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可見矣臣近守無為軍知天下根本之財皆運於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為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瓘所論為元祐寡見淺聞之說又曰雖有卜書布亦不動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早行竄黜宰相曾布云瓘責臣等尊私史壓宗廟緣邊費壞先政其罪是上令責瓘左僕射

韓忠彥右丞陸佃曰瓘之言誠過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曾布尚能容瓘八月乙卯以瓘知泰州冬十月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僕射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訾毁諫官論布過失上以陳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將罷祐諫官江公望遽言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便謂有他意哉上甚善之至是布使諷公望若能言清臣以諫議大夫相處公望弗應白其言於上並言朋黨

同異之槩而御史彭汝霖遂承布風旨累論清臣之奸

又初議建景靈西宫清臣常諫止之及宫成清臣漸見

疎斥求有以自固清臣奏西宫之成都人歡喜之不答至

是清臣不自安且再為汝霖所劾乙未罷知大名府壬

午三省奏事訖右僕射曾布獨留進呈内降起居郎鄧

洵武愛莫助之圖其説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

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列為旁通分為左右自宰相

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分為七隅左曰紹述右曰元

祐左序助紹述者宰相執政官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用之徒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班立一項用小貼子揭去布密稟揭子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與卿同故揭去布云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當不與議乞納不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决意用京矣崇寧元年朱肱上書言事又進所上宰相書曰比年日蝕

者三地震者一此雖治世不免然四月正陽之月而河東上郡地震僅旬其異爲甚不知公何以弭之劉壽公門人也而已爲御史公有過舉爵可言乎如上官均豐稷賈易鄒浩皆相繼外補彼數公者其出入用舍足以爲治亂公爲太宰而正人相繼以去此所以日蝕地震也紹聖間章惇蔡卞奸諛相濟其惡不可殫數而最大者四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不爲無過若以西府不當與議則侍從臣皆與論思況執政乎再貶元祐大臣范

純仁能言之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史能言之公未嘗救也策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於死地黃履能言之公未嘗救也此惇惡之最大而公無半助之功今公又當主意之重而必當遇災而懼然后可以弭天變聞善而遷然後可以求直言肱所望於公者如此詔付三省肱服從弟也江津人趙諗者少敏給紹聖初擢甲科教授成都因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起兵據蜀與所親何獎王師直賈時成及日

者羅京等同謀會上登極赦到諗謂奬等曰章惇必敗
天下既安人心難動前議願勿出口遂入京除太學博
士而黨中有鈎郡者發其謀獄且當族戉戉詔皆誅死
夏五月曾布每於上前韓忠彦且植黨以傾之布弟肇
以書戒之曰吾兄方得君正當引用正人扶助王道以
杜絶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善人者相繼去
朝其在内者置之閒地而所進用以為輔臣從官臺諫
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兄勢稍不如今日之盛必

首引惇卞果至未暇卹其他曾氏之禍其可逃哉王古王覿豐稷賈易皆可與謀顧凡虛心克己與之議論但使正人聚於本朝自然小人道消矣布不從至是諫官吳材王能用助布之説黨論復起善類皆竄斥吳材之力為多已已吳材王能用輩上章排元祐黨人未止獨諫議大夫彭汝霖與御史鄒餘郭熙其論以為元祐人罪狀有紹聖貶籍具在昨元符末叙復太優如自朝廷檢舉裁減則數日可畢不須候彈章人大指名然后行

之徒使人言紛紛不已顧諭執政大臣原輕重之情定
大小之罪上稟聖裁於是右僕射曾布用其說悉具姓
名以進詔復責降元祐黨人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
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嵓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
各以差奪其官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人特免丙子
詔元祐黨人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敢言者亦勿復言
秋八月曾布罷相去位戊子趙挺之蔡京為右僕射中外
大駭八月巳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司馬光侍從蘇

軾餘官秦觀以下凡百有二十人二年正月知樞密院

蔡卞追讐元符之末言者疏已惡罪而任伯雨論其欲

追廢宣仁一事尤為切至乃上疏自辯以伯雨為首於

是三省檢伯雨等所奏乙酉分貶鄒浩陳瓘龔史等十

人於諸州獨伯雨遠謫昌化軍四月時有詔毀蘇軾所

刊東坡集而言者又以謂程頤入山著書恐及朝政乃

詔頤除名令監司察所著書九月詔天下監司長史右

各立元祐奸黨碑詳見黨碑內四年五月除黨人父子兄弟

之禁五年春甲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於是逵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及罷蔡京所造乙巳詔中外直言闕政時禁中夜半遣黄門至朝堂毁石刻翌日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毁名不可滅上謂詹丕遠曰聞中外言劉逵不可用法度不可變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丕遠曰京誤國陛下可知逵何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係籍人禁皆逵為朕當論時政之失

宣和七年六月時元祐黨人既盡惟直秘閣劉安世巋

然獨存名譽益重戊午安世卒先是蘇軾評元祐人物

曰羆之真鐵漢

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十四